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西晉紀二十六 起泰始十年 訖甘露元年

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大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詔歸

政復稱崇德太后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以

會稽內史郗愔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諸

軍事徐州刺史桓冲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

六郡諸軍事自京口徙鎮姑孰謝安欲以王蘊為方

伯故先解冲徐州乙卯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

二月辛卯秦王堅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

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自承
相違世鬚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無
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
軍三月秦兵寇南鄉拔之山蠻三萬戶降秦 夏五
月甲寅大赦 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
梁景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為己子使
預政事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
嬖妾焦氏之子大豫以焦氏為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
事中郎憲輿攬切諫不聽秦王堅下詔曰張天錫雖
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

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
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
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二萬軍司段鏗謂周
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
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
統帥三州之衆為苟萇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
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
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仞曰以愛子以質
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為之計此屈伸之術也
衆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

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
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
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
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
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
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
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
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
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秦人
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

濟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甲申苟
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攻纏縮城拔之馬建懼自
榜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
軍于洪池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于金昌城安西將
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
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護軍廣
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爲國家用苟萇
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爲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
餘兵皆散走辛卯苟萇及掌據戰于洪池據兵敗馬
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

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劔而死秦兵殺軍司席劬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衆拒之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襯降于軍門苟萇釋縛焚襯送于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户于關中餘皆按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拜北部尚書初秦兵之出

也先爲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爲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敦煌太守張烈爲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爲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敘梁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以天錫武威太守敦煌索泮爲別駕宋皓爲主簿西平郭護起兵攻秦熙以皓爲折衝將軍討平之桓冲聞秦攻涼州遣兖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與荊州督護桓罷遊軍沔漢爲涼州聲援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帥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欲撓秦以救涼聞涼州敗沒皆罷兵

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民於淮南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爲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爲鄉導洛菁之弟也苟萇之代涼州也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於瀧應斬有司

奏徵下獄秦王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苟萇量事失宜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回赴北軍擊索虜以自贖衆咸以爲萬里召將非所以應速堅曰暉等喜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兵戰於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犍復度漠南

通鑑卷二百四
五
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
之半以授弟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翰
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闕婆壽鳩紇根地干
力真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子
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王
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
以兵遮廬帳伺便欲發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弑
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
勒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
依賀訥訥野干之子也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其
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
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
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
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
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
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
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
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爲二部自河以東
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衆賀氏
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

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遷之長安堅使窟咄入太學讀書下詔曰張天錫承祖父之資藉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換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掩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西將軍以鄧羌爲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比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望

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後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初秦人旣克涼州議討西障氏羌秦王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壹不能爲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殿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魏曷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曷飛忿其恃險不服縱兵擊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拔珪恩勤周備不

通鑑卷一百四
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
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
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耻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
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
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又
之堅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是歲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趙故
將作功曹熊邈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
堅以邈爲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

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
死秦之灋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
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
不可失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桓豁表兖州刺

史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

僕射謝安爲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
兖青五州諸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
卒冬十月辛丑以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
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冲子嗣爲江州刺史又以五
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

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爲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桓冲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蘊乃受命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惜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遊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

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壬寅護軍將軍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初謝安欲增脩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之宮殊爲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爲儉比之初過江則爲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脩室屋爲能邪安不

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十二月臨海
太守郝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
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日公年尊我死之後
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愔
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温往反密計愔大怒
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三年春二月乙巳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秦王堅
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
丕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
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征虜將軍
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
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
王當強弩將軍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
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
爲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
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
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
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
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
之夫人城桓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之彊不敢

通鑑卷一百四
進不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不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新宮成辛巳帝入居之 秦兖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逵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爲征南基劫之勢東西並進丹楊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越之弟保羗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

虎主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九月秦王堅與群臣飲酒以祕書監朱彤爲正命人人以極醉爲限祕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已 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冬十月大宛獻汗血馬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之爲人用千里馬何爲命群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 巴西人趙寶起兵梁州自稱晉西蠻校尉巴郡太守 秦

通鑑卷一百四
二
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 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効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其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劔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周虓在秦密與桓冲書言秦陰計又逃奔漢中秦人獲而赦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 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

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爲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隋戾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鸞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

通鑑卷一百四
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爲內應長樂公不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爲不忠斬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爲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臣之桓冲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爲冠軍將軍 秦以前將軍張蚝爲并州刺史

交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遂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玄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

保輜重戴遂帥彭城之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兖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戍之 三月壬戌詔以疆場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

通鑑卷一百四
三
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癸未使右將軍毛
虎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前鋒督護趙福等
至巴西爲秦將張紹等所敗亡七千餘人虎生退屯
巴東蜀人李烏聚衆二萬圍成都以應虎生秦王堅
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
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
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
潔已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
參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秦
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

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璪之秦兵六
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
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
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衆四萬屯堂邑秦毛當
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玄
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
玄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
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
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逵田洛共追之戰于君
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遷廣陵詔進

通鑑卷一百四
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爲民以毛當爲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揚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爲尚書僕射頃之遷丹楊尹蘊自以國姻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會稽內史 是歲秦大饑 五年春正月秦王堅復以北海公重爲鎮北大將軍

鎮北二月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漢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彤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脩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 秦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秦王堅以洛爲使持節都督益寧

通鑑卷一百四
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自伊闕趨襄陽泝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爲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欲梁成沈孤於漢水耳於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爲福桓文是也主上雖不爲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柰何束手就徵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

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爲幽州刺史玄菟太守吉貞爲左長史遼東太守趙讚爲左司馬昌黎太守王緝爲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爲從事中郎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諸國皆曰吾爲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爲逆洛懼欲止猶豫未決王緝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無成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趙讚曰今諸國不從事垂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若當遣使奉表乞留主上亦不慮不從平規曰今事形頗露何可中止宜聲言

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
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
定也洛從之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秦王堅召
群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以至親爲逆此
天下所共疾願假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
重洛兄弟據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
衆迫於凶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
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未爲
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狹不足以
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

當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竇衝及
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將冀
州兵三萬爲前鋒以陽平公融爲征討大都督北海
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有衆十萬五月竇
衝等與洛戰于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北海
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屯騎校尉石越自東萊帥
騎一萬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
徙涼州之西海郡○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
雖堯舜不能爲治況他人乎秦王
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爲逆行險徼幸雖
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
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
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亡乎朝廷

通鑑卷一百四
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冲之功拜安衛將軍與冲皆
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甲子大赦 丁卯以會稽王
道子爲司徒固讓不拜 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爲侍
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
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
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氏種類
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巖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使
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氏
三千戶以仇池氏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
九巖氏酋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

戶爲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爲錄事參
軍侍講扶風韋幹爲參軍事申紹爲別駕膺丕之妃
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
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令梁謹爲幽州刺史鎮薊城
撫軍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
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
州各配氏戶三千興騰並符氏婚姻氏之崇望也平
原公暉爲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
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
鹿公叡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氏戶三千二百堅

送不至灞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 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州反 秦王堅以左禁將軍楊壁爲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爲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爲寧州刺史 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於隆平陵 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督爲荊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鎮許昌 是歲秦王堅遣高密太守毛瑯之等二百餘人來歸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灑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不從雅肅之曾孫也 丁酉以尚書謝石爲僕射 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入貢於秦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午交阯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 冬十月故武陵王晞卒于新安追封新寧郡王命其子遵爲嗣 十一月己亥以前會稽內史郝愔爲司空愔固辭不起 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衆二萬寇竟陵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衛軍參軍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

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冲子謙爲宜陽侯以桓石虔領河東太守是歲江東大饑

七年春三月秦大司農東海公陽負外散騎侍郎王皮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陽灋之子皮猛之子也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爲父復儲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半爲治田之資

未嘗爲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虓曰虓世荷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先是虓屢謀反叛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于涼州之高昌郡皮虓于朔方之北虓卒于朔方陽勇力兼人尋復徙鄴善及建元之末秦國大亂陽劫鄴善之相欲求東歸鄴善王殺之秦王堅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夏四月堅以扶風太守王肅爲幽州刺史肅皮之兄也皮凶險無行而肅清脩好學故堅用之以陽平公融爲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

乃以融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幽州
蝗生廣袤千里秦王堅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發幽
冀青并民撲除之 秋八月癸卯大赦 秦王堅以
諫議大夫裴元略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
師 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入朝于
秦請爲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灋置都護
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
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
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陽
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

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
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桓冲使揚威將軍朱綽擊
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
戶而還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
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
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
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
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
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
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

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
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
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
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
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
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
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
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
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
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義之不決堅曰

此所謂築室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
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
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
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
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
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
望吾疆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闇劣
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
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
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

通鑑卷一百四
陸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疆弱之執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番言

於堅曰弱併於疆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

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
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
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間進言十一月
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
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
土而制四維自足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
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構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
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
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
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

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
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
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
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
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
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
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
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
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旣不然矣請驗之天道

通鑑卷一百四
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將空兵動
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廐
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
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
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
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
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劉蘭討
蝗經秋冬不能滅十二月有司奏請徵蘭下廷尉秦王
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
罪乎是歲秦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

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田五十
石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晉紀二十七

起昭陽協洽盡闕
逢浩灘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太元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
車師前部王彌寘為鄉導 三月下巳大赦 夏五
月桓冲帥眾十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
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鷹
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冲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
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
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兗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

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戡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桓冲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廩遣慕容垂爲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冲表其兄子石民領襄陽太守戍夏口冲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

至者二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

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

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枉矣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冬

通鑑卷一百五
三
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
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
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
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
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
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
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
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
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
以疆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

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
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
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
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
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
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
赴淮水土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楊州刺史王顯等
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
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
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

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

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饑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

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弃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耻非負宿心也兄柰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

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鄆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

通鑑卷一百五
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
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
朱序爲琅邪內史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
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
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
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
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
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
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
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

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
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
人每聞風颯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
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
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
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
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
固帥衆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
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并州鎮軍將軍
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

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
同衣已衣乘已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
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謚曰
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 庚午大赦以謝石爲尚書
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謝安壻王國寶坦
之之子也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以爲尚書郎國
寶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部不爲餘曹固辭不拜由
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
酒狎昵邪諂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帝安
功名旣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踈

忌之 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 秦呂光行越
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拒
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
伏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反於
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
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
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
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
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爲亂
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

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不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

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爲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

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不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氏兵五人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屢嘗告變於燕立殺其母

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及殺苻飛龍

屢進策晝啓發垂意垂更竒之寵待與諸子均矣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耻請爲將軍斬此氏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戍克之收萬餘人甲仗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

通鑑卷一百五
蒲池盜不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爲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僞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旣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爲滎陽太守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爲征東

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爲鷹揚將軍慕容鳳爲建策將軍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

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十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救勃易陽烏桓劉大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容與恹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

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
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僂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
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
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頓丘克之農號令整
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
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
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
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
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
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破

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
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
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
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
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
柵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
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
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
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
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

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没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儻官偉爲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爲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爲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舅子蘭審皆爲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其弟獻規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燕王垂且說之

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求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

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左右
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丕書
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
復書切責之 鷹揚將軍劉牢之攻秦譙城拔之桓
冲遣上庸太守郭寶攻秦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拔之
將軍楊佺期進據成固擊秦梁州刺史潘猛走之佺
期亮之子也 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
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癸丑
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 豐城宣穆公
桓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二月辛巳

卒朝議欲以謝玄爲荆江二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
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梁郡太守桓石
民爲荊州刺史河東太守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豫州
刺史桓伊爲江州刺史 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衆
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
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 秦征東府
官屬疑參軍高秦燕之舊臣有貳心秦懼與同郡虞
曹從事吳韶逃歸勃海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宜從之
秦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爲也申紹
見而歎曰去就以道可謂君子矣 燕范陽王德擊

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
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王
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謂紹
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
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
當止一處爲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
當聽從楷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爲陳
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
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
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

先王矣 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爲太保 秦北地長
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
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耒其衆遂盛自稱都督
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
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
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
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爲雍州刺史鎮蒲阪徵
雍州牧鉅鹿公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
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將軍
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

陽有衆二萬進攻蒲阪堅使竇衝討之 庫儻官偉
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偉爲安定王 秦冀州
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
重合侯謨守常山固安侯鑒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
軍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
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
弟亮從子也溫燕王垂之弟子也 慕容泓聞秦兵
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秦鉅鹿愍公叡麴猛輕敵欲
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
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鼯鼠之尾猶能反噬

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
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服矣叡弗從戰于華澤叡
兵敗爲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
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
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
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
王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詳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
晃及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爲從事中郎
姜訓等爲掾屬王據等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爲
將帥 秦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

騎八千奔慕容泓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
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
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
未爲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
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
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又之曰此自三
豎所爲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
泓冲及垂暉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
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爲
邯鄲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

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
安改元燕興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
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
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大
將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 竟陵太守趙統攻
襄陽秦荊州刺史都貴奔魯陽 五月秦洛州刺史
張五虎據豐陽來降 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伐
蜀遣巴西太守費統等將水陸兵三萬爲前鋒亮屯
巴郡秦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等拒之
秦苻定苻紹皆降於燕燕慕容麟引兵西攻常山

後秦王萇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癸丑朔崇德太后褚氏崩 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鎮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恟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太子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蓋爲尚書令後秦王萇遣

子高爲質於冲以請和

將軍劉春攻魯陽都

還長安 後秦王萇帥衆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璧等拒之爲萇所敗獲楊璧及右將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萇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

常山秦苻亮苻謨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

苻鑿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 秦幽州刺史王末平

州刺史苻冲帥二州之衆以擊燕燕王垂遣寧朔將

軍平規擊末末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敞兵

敗規進據薊南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

萬歸於長安 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虬帥蜀漢

之衆三萬北救長安 秦王堅聞慕容冲去長安浸
近乃引兵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戌驪山拜平
原公暉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
配兵五萬以拒冲冲與暉戰于鄭西大破之堅又遣
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衆三萬拒冲於灊
上琳宇皆敗死冲遂拒阿房城 秦康回兵數敗退
還成都梓潼太守壘襲以涪城來降荊州刺史桓石
民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 己酉葬康
獻皇后于崇平陵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
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

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
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
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
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
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驕則
速敗焉能為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
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
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前
秦長樂公不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事覺垂殺斌及
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兒子真夜將營衆北奔邯鄲

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爲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爲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克矣垂從之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獯胡以求救獯胡王遣其弟內龍侯將馘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

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爲龜茲王

八月翟真自邯鄲

北走燕王垂遣太原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

甲寅及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饑倦且視賊營不

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真北趨中

山屯于承營

鄴中芻糧俱盡荆松木以飼馬燕王

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

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爲討翟真之計

丙寅夜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

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

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戊寅南昌文穆公郗愔薨

通鑑卷一百五
十一
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
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
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彭城
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爲都督玉門以西諸
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秦幽州刺史王肅求救
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
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慕
容麟相持 九月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
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
城堡皆來歸附 太保安上疏自來北征加安都督揚

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 慕容冲進逼長安秦

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冲曰奴
何苦來送死冲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爲代耳冲少有
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冲遣詹事稱皇太
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
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堅
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
此 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乙丑大赦 謝玄
遣陰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軍至琅邪朗
來降朗堅之從子也 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

通鑑卷一百五
遙相首尾長樂公不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
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
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
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粟等
起兵柏鄉以應興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
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
會之隆與興戰于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阿遇慕容
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粟等皆
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
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不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

繁峙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慶之
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
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燕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希
奔翟真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衆 秦長樂公不
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
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少不能赴不進退路窮
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不未許會謝玄遣
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碣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
將軍顏肱劉襲軍于河北不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
拒之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不懼乃遣從弟就

與參軍焦逵請救於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
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
帥所領保守鄴城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揚膺曰今喪
敗如此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
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
書爲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
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 謝玄遣

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恬之脩之曾孫也朝
廷以兗青司豫既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
州諸軍事 後秦王萇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羣僚議

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
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衆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
其志必不乂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
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
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
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民望
深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新
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
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
一城存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柰何遽爲叛臣

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能知未然秦人神之秦王堅後秦王萇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十一月嘉入長安衆聞之以爲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四山氏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門道安於外殿動靜咨之

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

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葦城以逼之遼真之從兄也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暉陰謀結鮮卑爲亂十二月暉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暉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旣得出門大衆便集暉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暉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暉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養於宦者宋牙家爲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

盛乘間得出奔慕容冲 燕慕容麟慕容農合兵襲
翟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真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
不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焦達
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兵達固陳丕款誠并
述楊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
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秦梁州刺
史潘猛棄漢中奔長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晉紀二十八

起旃蒙作噩盡柔
兆閏茂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太元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羣臣時長安饑人相
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 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
房改元更始冲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
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
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
濟乎 後秦王萇留諸將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
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 甲寅秦

王堅與西燕主冲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
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
堅殿中將軍鄧邁力戰却之堅乃得免壬申冲遣尚
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
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
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大破
之斬首三萬燕帶方王佐與寧朔將軍平規共攻
薊王末兵屢敗二月末使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官室
帥衆三萬奔壺關佐等入薊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
於中山與共攻翟真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

形勢翟真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
勁勇而翟真懦弱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
衆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
容國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死者
大半遂拔承營外郭癸未秦王堅與西燕主冲戰
于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
爲冲所掩引兵還乙酉秦益州刺史王廣以蜀人
江陽太守李丕爲益州刺史守成都己丑廣帥所部
奔還隴西依其兄秦州刺史統蜀人隨之者三萬餘
人劉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

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秦平原悼公暉數爲西燕
主冲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與
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爲？三月，暉憤恚自殺。前
禁將軍李辯都水使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
集西州人屯于韭園，堅召之不至。西燕主冲攻秦
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
爲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
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爲不忠不義，何
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左將
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冲戰于驪山，兵敗。

西燕將軍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奔鄴。永庖弟運之
孫石子難之弟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冲，大
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阮之定佛奴之孫堅之
壻也。滎陽人鄭燮以郡來降。燕王垂攻鄴，久不
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
温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
燕爲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中郎睦遠近
出違期不還。長史張攀言於農曰：遠目下參佐敢欺
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備假板以遠爲高陽
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

通鑑卷二十一
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
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遂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
樂浪王溫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溫
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
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
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
軍糧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
復至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于孫就柵燕王垂留慕
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

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
陽垂復還鄴 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
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但
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衆
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竒玩驅駿馬
萬餘匹而還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
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
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
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爲彊一
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旣

通鑑卷一百六
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燕冠軍將軍宜都王鳳每戰奮不顧身前後大小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垂戒之曰今大業甫濟汝當先自愛使爲車騎將軍德之副以抑其銳鄴中饑甚秦長樂公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驃騎大將軍農爲前驅前所假授吏睦邃等皆來迎

候上下如初李攀乃服農之智略會稽王道子好專權復爲姦諂者所構扇與大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秦王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壬戌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而居之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斬秦益州刺史李丕復取益州新平糧竭矢盡外救不至後秦王萇使人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爲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阬之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秦王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爲新平太守翟真自

承管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及諸翟自立爲
趙王營人共殺乞立真從弟成爲主其衆多降於燕
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
體流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
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爲主相
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爲西燕兵所殺堅謂之
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
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
爲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
而泰也三輔之民爲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

攻冲欲縱火爲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
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平恐徒
使諸卿坐自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
百騎赴之冲營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
一二堅祭而哭之衛將軍楊定與冲戰于城西爲冲
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又
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
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
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
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過襲菲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六
園李辯奔燕彭和正慙自殺 閏月以廣州刺史羅友爲益州刺史鎮成都 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六月高句麗寇遼東佐遣司馬郝景將兵救之爲高句麗所敗高句麗遂陷遼東玄菟 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毋妻宗室西奔下辨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西燕主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旱饑井皆竭 後秦王萇自故縣如新平 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

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弃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氏豪强熙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長樂公丕帥衆三萬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之戰于谷口玄兵敗丕復入鄴城 燕建節將軍餘巖叛自武邑北趣幽州燕王垂馳使敕幽州將平規曰固守勿戰俟吾破丁零自討之規出戰爲巖所敗巖入薊掠千餘戶而去遂據令支癸酉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阮成衆 太保安有疾求還詔

許之八月安至建康 甲午大赦 丁酉建昌文靖

公謝安薨詔加殊禮如大司馬温故事庚子以司徒

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以尚書令謝石為衛將軍 後秦王苻使求傳國璽

於秦王堅曰苻次應歷數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

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

得也苻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禪代堅曰禪代

聖賢之事姚苻叛賊何得為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

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

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苻有恩

尤忿之數罵苻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

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苻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

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之哀慟苻欲隱

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

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

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苻皆秦之能臣

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

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

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

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不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未在壺關
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
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王未留平

通鑑卷二百一
州刺史苻冲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丕始
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謚堅曰宣
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 燕王垂以魯王
和爲南中郎將鎮鄴遣慕容農出蠓螭塞歷凡城趣
龍城會兵討餘巖慕容麟慕容隆自信都徇勃海清
河麟擊勃海太守封懿執之因屯歷口懿放之子也
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又破柔然於意
親山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
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
忍人也必將爲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

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顯弟亢湮妻珪之姑
也以告珪毋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
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且以其愛妻駿馬
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
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向晨賀氏故
驚廐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今
皆不見汝等誰殺之邪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
部依其舅賀訥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珪笑
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顯疑梁六眷泄其謀將囚之
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爲逆我掠得其妻

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湫家匿神車中三日亢湫舉家爲之請乃得免故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將奔五原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不如歸珪嵩從之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賀訥弟染干以珪得衆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殺珪代人尉古真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執而訊之以兩車軸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 九月秦苻丕以張蚝爲侍中

司空王永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爲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冲爲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爲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爲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爲皇后子寧爲皇太子壽爲長樂王鏘爲平原王懿爲勃海王昶爲濟北王 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

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捷爲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莫若奉爲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

兼毛興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衆掃兇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于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爲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衆五萬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遏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姜飛爲前鋒與胤戰于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

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
刺史表杜進爲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
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
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
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爲附之泮曰將軍受
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
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氏彭濟
之所爲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主簿尉
祐姦佞傾險與彭濟同執梁熙光寵信之祐譖殺名
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光以祐爲金城

太守祐至允吾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
興城 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
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童泥爲左相屋引出支爲
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
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
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晉陽秦主丕拜纂
太尉封東海王 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尚書令高蓋
帥衆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高蓋大敗降於後秦初
蓋以楊定爲子及蓋敗定亡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
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

通鑑卷一百六
使謝罪中山太守王究本新平氏也固守博陵爲秦
拒燕十一月丕以究爲平州刺史定爲冀州牧紹爲
冀州都督謨爲幽州牧亮爲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
郡公左將軍竇衝據茲川有衆數萬與秦州刺史王
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
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
爲雍州牧衝爲梁州牧加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
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
軍皆進位州牧楊定尋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自
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因其所號假之

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繹幕人蔡匡據城以叛燕慕容麟慕容隆共攻之
泰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至匡壘南八里燕人乃覺
之諸將以匡未下而外敵奄至甚患之隆曰匡恃外
救故不時下令計泰之兵不過數千人及其未合擊
之泰敗匡自降矣乃釋匡擊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匡遂降燕王垂殺之且屠其壘慕容農至龍城休
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至此
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來速者恐餘巖過山鈔盜侵
擾良民耳巖才不踰人誑誘饑兒烏集爲羣非有綱

紀吾已扼其喉又將離散無能爲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則梟之亦不出旬日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至今支巖衆震駭稍稍踰城歸農巖計窮出降農斬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玄菟二郡還至龍城上疏請繕脩陵廟燕王垂以農爲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徙平州刺史帶方王佐鎮平郭農於是創立濼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至者前後數萬口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麗農以驃騎司馬范陽龐淵爲遼東太守招撫之慕容麟攻王充於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充臨城數之曰卿是秦也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充及苻鑑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充不及而還秦主丕以敞爲平州刺史 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何以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

秦苻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爲
冀州刺史將兵攻之拓跋珪從曾祖紇羅與其弟
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爲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
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爲北部
大人分治其衆以上谷張袞爲左長史許謙爲右司
馬廣審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等爲外朝大人
奚牧爲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
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
女岳和辰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 燕王垂即皇帝

位 後秦王苻如安定

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

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

南安 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遼奔黎陽黎陽太守

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

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城遼於後閉門拒之恬

之東奔郵城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

將軍秦膺重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 秦益州牧王

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

軍衛平帥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襲廣大破之二月秦

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自守 燕大赦改

元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 西燕王冲
樂在長安且畏燕王垂之疆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爲
乂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攻
冲殺之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元昌平 初張天錫
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
河西依秃髮思復鞬思復鞬送於魏安魏安人焦松
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爲主攻吕光昌松
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强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
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
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
之爭不及暮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
凉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爲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
諭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
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楊塢 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
樂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三月大赦 泰山太守張
願以郡叛降翟遼初謝玄欲使朱序屯梁國玄自屯
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旣乂欲令
玄置戍而還會翟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玄謝罪乞
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 燕王垂追尊母蘭氏爲文
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后配享太祖詔百官議

之皆以爲當然博士劉詳董謚以爲堯母爲帝嚳妃
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原明聖之道以至公爲先文昭
后宜立別廟垂怒逼之詳謚曰上所欲爲無問於臣
臣案經奉禮不敢有貳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
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
尊烈祖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崔鴻曰
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爲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
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
旣沒得以妾母爲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
不得配莊公也君父之所爲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
聲之於影響也寶之逼殺其母由垂爲之漸也堯舜
之讓猶爲之噲之禍况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
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
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
皆非禮也 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真帥
所部降於代奴真有兄捷先居賀蘭部奴真言於代
王珪請召捷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捷旣領部遣弟
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
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
來世爲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爲義也今汝等

通鑑卷一百一
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捷及去斤染干聞之
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瑤遣使責染干染干乃止
西燕左僕射慕容恒尚書慕容末襲段隨殺之立宜
都王子顛爲燕王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
口去長安而東恒弟護軍將軍韜誘顛殺之於臨晉
恒怒捨韜去末與武衛將軍刁雲帥衆攻韜韜敗奔
恒營恒立西燕主冲之子瑤爲帝改元建平謚冲曰
威皇帝衆皆去瑤奔末末執瑤殺之立慕容泓子忠
爲帝改元建武忠以末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
末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尊號
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 鮮卑旣東長安空虛前
滎陽太守高陵趙毅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
千入于長安渭北皆應之以毅爲丞相扶風王麟有
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後秦王萇
自安定伐之麟奔漢中萇執多而進奴懼請降拜鎮
北將軍六谷大都督 癸巳以尚書僕射陸納爲左
僕射譙王恬爲右僕射納玩之子也 毛興襲擊王
廣敗之廣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
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枹罕諸氏皆厭苦兵事乃共殺
興推衛平爲河州刺史遣使請命于秦 燕王垂封

通鑑卷一百六
其子農爲遼西王麟爲趙王隆爲高陽王代王珪
初改稱魏王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
及秃髮思復鞬子奚于帥衆三萬屯于城南呂光出
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秦大赦以衛平爲
撫軍將軍河州刺史呂光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使
者皆沒於後秦不能達燕王垂以范陽王德爲尚
書令太原王楷爲左僕射樂浪王溫爲司隸校尉
後秦王萇卽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
秦追尊其父弋仲爲景元皇帝立妻虵氏爲皇后子
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

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爲君臣得無耻乎趙遷曰天不
耻以陛下爲子臣等何耻爲臣萇大笑魏王珪東
如陵石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諸
將請追之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
今國家草創人情未壹愚者固宜前却不足追也

六月庚寅以前輔國將軍楊亮爲雍州刺史鎮衛山
陵荊州刺史桓石民遣將軍晏謙擊弘農下之初置
湖陝二戍西燕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爲
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
凉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燕燕王垂遣

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等楷先以書與之爲陳禍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爲侯日以酬秦主之德 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王永爲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篡爲大司馬司空張蚝爲太尉尚書令咸陽徐義爲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永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詣秦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以擊後秦丕以景爲京兆尹景羌之子也 後秦主萇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 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弈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丘谷方成兵敗後秦主萇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沒弈干鮮卑多蘭部帥也 枹罕諸氏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廢之而憚其宗彊累日不決氏啖青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

但請衛公爲會觀我所爲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
曰今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
事衛公老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
疎屬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有不同者
即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已者衆皆從之莫敢
仰視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
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南安
拔之馳使請命于秦登秦王丕之族子也 祕宜與
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戶降于乞伏國仁國仁拜
宜東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 巴西魏王珪還盛

樂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
倍斤代領其衆劉顯弟肺泥帥衆降魏 八月燕主
垂留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爲尚書右僕射錄留
臺庚午自帥范陽王德等南略地使高陽王隆東徇
平原丁零鮮于乞保曲陽西山聞垂南伐出營望都
剽掠居民趙王麟自出討之諸將皆曰殿下虛鎮遠
征萬一無功而反虧損威重不如遣諸將討之麟曰
乞聞大駕在外無所畏忌必不設備一舉可取不足
憂也乃聲言至魯口夜回趣乞比明至其營掩擊擒
之 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秦王丕以苻登爲征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
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留王騰守晉
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帥衆四萬進屯平陽 初後
秦主萇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
征西將軍聚衆旆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
軍據隴城從孫訓爲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與秦
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
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秦略陽太守王
皮降之 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于長
安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窟咄爲新興太守劉顯遣其
弟元湓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
珪左右于桓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幢將代人
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桓舅穆崇告之珪誅桓等
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珪懼內難北踰陰山復
依賀蘭部遣外朝大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燕主垂
遣趙王麟救之 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後秦後秦
主萇以姚碩德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
史鎮上邽 呂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編素諡曰文
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太安 西燕慕容永遣使
詣秦主不求假道東歸不弗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

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
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不忌之既敗懼爲
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
該自陝邀擊之殺不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建康
詔赦不誅以付苻宏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帥
秦衆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於永永遂
進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爲上
夫人楊氏引劍刺永爲永所殺甲申海西公奔薨
於吳燕寺人吳深據清河反燕主垂攻之不克
後秦主萇還安定秦南安王登既克南安夷夏歸

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于秦州後秦主萇自
往救之登與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
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
統衆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
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衆驚擾北部大人叔
孫普洛亡奔劉衛辰麟聞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
燕軍在近衆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珪引兵與麟會
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珪悉收其衆以
代人庫狄干爲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劉衛辰居
朔方士馬甚盛後秦主萇以衛辰爲大將軍大單于

河西王幽州牧西燕主末以衛辰爲大將軍朔州牧十一月秦尚書寇遺奉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謚秦王不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爲主衆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覲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爲壇於隴東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慕容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以中興幽冀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燕主雋及燕主垂

之子孫男女無遺 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滅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

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輶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爲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鉞鎧爲死休字每戰以劔稍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結壘自固旣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主萇以王禮葬秦王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

嵩空以衆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
以天子之禮 乙酉燕主垂攻吳深壘拔之深單馬
走垂進屯聊城之逢關陂初燕太子洗馬太原温詳
來奔以爲濟北太守屯東阿燕主垂遣范陽王德高
陽王隆攻之詳遣從弟攀守河南岸子楷守碣磔以
拒之 燕主垂以魏王珪爲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
受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卷一